

边缘中国

喀什噶尔

沈苇著

青岛出版社



喧闹的巴扎、迷宫似的老城、学者和汗王们的寝陵、晨光中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经书和香料的气息、建筑内部的无限图案……喀什噶尔是丰盛的、华美的、多义的：它是一个词中的“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创”（“喀什噶尔”在古突厥语中的3种含义）。同时，她是本真的、深邃的、引人入胜的。她的美，是尘土中开放的玫瑰、风中摇曳的沙枣树，是褐色面纱下难于揣度的女性的禁忌与妩媚，是银髯飘飘的老者阅尽人世沧桑后脸上的从容与安详，还有孩子们稚气大眼睛中深深的蓝。

——沈 菁

ISBN 978-7-5436-4893-7

9 787543 64893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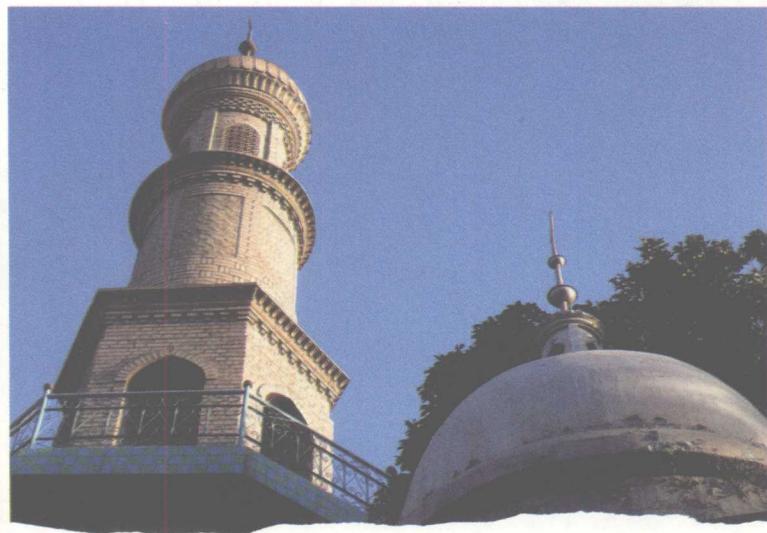
ISBN 978-7-5436-4893-7

定价：35.80 元

边缘中国

喀什噶尔

沈苇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喀什噶尔 / 沈苇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9
(边缘中国)

ISBN 978-7-5436-4893-7

I. 喀… II. 沈… III. 人文地理－概况－喀什地区
IV. K92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3569 号

书 名 喀什噶尔
著 者 沈 苇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664
丛书主编 黄发有
责任编辑 赵文生 E-mail: sdhbzws@163.com
文字校对 安红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640mm × 960mm)
印 张 16.5
字 数 1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893-7
定 价 35.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
印刷处调换。电话: 0532-80998826)

边
缘
中
国



边缘的魅力（总序）

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5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



西南和东北等地区。中华文化融汇多民族文化于一体，并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差异性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说：“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不强求一致，不妄自尊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兼收并蓄各种优质文化因子，这为文化的反复选择与再生提供了多种途径。即使在汉族文化内部，不同民系、不同聚居区和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华文化内部的主流因素与异质成分的撞击与交融，有利于打破沉闷、僵化的格局，获得崭新的活力与生机。中华文化的未来选择也不必长期地陷入要么西化要么国粹的怪圈，多民族文化的相知与互补既是重要的价值参照系，又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追求与建构目标。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进程都在推广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当英语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少数族群的语言正在消亡，据说新世纪每年平均有20种语言失传，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语言记忆并传播的文化也同时湮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与此同行的还有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即使在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在海拔6500米以上的区域也不难见到帐篷、煤气罐、塑料袋、氧气瓶、电池等废弃物。在中国一些城市，隆隆的铲车以城市改造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推倒那些保存了数

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西式水泥丛林。走进那些偏僻乡村的古老民居，你能够轻易地发现走出老屋是那些居留者的梦想，搬进洋房是他们的人生指向。当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体化的旋涡时，幸福的含义也就不能不变得苍白而贫乏，每个人的标准都大同小异，环球同此凉热。从文化的兴衰更替来看，那些处于环境封闭、社会发育迟缓状态中的民族与地区，要毫无保留地拥抱“现代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和文化价值观，而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往往意味着与外来文化绝缘，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拉锯式的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两难困境。

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成水火不容的东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割裂传统是“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就像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总是追求焕然一新，似乎非要把所有旧时代的印迹连根拔除不可。中国人谈论各地的城市，最不屑一顾的评价莫过于“太土了”或者“整个一个大农村”，“土”和“农村”就意味着糟糕。在各大城市，“乡巴佬”也还是对人最蔑视的称呼，吐出这样的字眼的人，口气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恶毒的快意。任何一个在厚实的乡村传统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大概都难以摆脱这种过渡性的“郊区化”特征。乡村记忆一如孙猴子的尾巴，他就是会72变，也顶多只能将尾巴变成旗杆。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无不打上了以农耕为本的家族文化的烙印。事实上，中国如果能够有一座城市将现代文明的好处和田园风光的美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完美的、



人性化的城市典范，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莫大贡献。其实，在西欧发达国家，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最古老的传统依然鲜活，像一棵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依然开花结果，参与光合作用。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却在逐渐枯萎，像冯骥才等有识之士苦心孤诣地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实践，旨在保留文化的火种，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虎口中抢出来的，常常是一些无法呼吸的传统，真是让人痛心！

那些民间的、边缘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文化，难道彻底湮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事实上，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了濡染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那些中心的、主流的文化经过理性化的修饰和改造，就像奔涌在运河与水库中的流水一样，是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文化象征。而且，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唇齿相依，一旦地下水系枯竭，地表水系就水落石出。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以外来文化作为镜子，开掘沉睡于脚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抗拒遗忘，才能将厚重的传统资源转化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打破封闭的心理定势，激活曾经长期被抑制的边缘文化的创新能力，优势互补，形成互动共生的良性循环格局。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化的等级关系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化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化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惟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化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化的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比利时科学家P. 迪维诺在《生态学概论》中说：“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与此相应，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化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文化应该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正常新陈代谢的、平稳过渡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化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霸权意志都必然使文化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化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要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开展积极的文明对话：“我们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来鼓励各种积极的全球化力量，从而增进物质的、道德的、审美的和精神的愉悦，并特别关注那些在当前经济发展潮流中陷入困境的、受到损害的、沦为边缘的和孤立沉默的人群。我们还希望通过文明对话促成对个人知识、群体凝聚力、自我理解以及个体和群体认同意识的有益探索。”

我们推出《边缘中国》丛书，倡导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丛书邀请生长于这些地区或长期在这些地区生活、工作的著名作家与学者撰

稿，他们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向外部世界掀起其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地区地理形貌雄奇、壮丽，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社会民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呈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同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优劣的唯一标准。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这些地区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

“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黄发有

(《边缘中国》丛书主编)

喀什噶尔：

西域天方夜谭（自序）

我在新疆生活了20年，在总结新疆魅力时，常告诉内地来的朋友：风光看喀纳斯，人文看喀什噶尔（即喀什）。我知道，这样的表达过于概括、简明，远不能道尽新疆的丰盛，但细细一想，自有我个人的理解和体会在里面。

我所说的“两喀”，一南一北，交相辉映。一个是西域风光的杰作，另一个则是中亚人文宝库和维吾尔文化中心。喀纳斯位于盛产黄金的阿尔泰山，而喀什噶尔在古突厥语中意为“美玉般的地方”。因此，在我的理解中，新疆是一个在黄金和玉石的光芒照耀下的“美的自治区”。

正是由于这两种光芒的照耀和恩惠，我们对这片亚洲腹地的阅读才有了可能。如果把新疆比作一本书，它就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南疆和北疆展开它的页码，沙漠、戈壁、绿洲、群山均是华彩的篇章和段落。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个地区表面上的荒凉，却看不到它骨子里的灿烂，看不到它的丰盛和多元，更看不到它消失的部分（斯坦因所说的“沙埋文明”）能够如此炽热地点燃我们的探究之心和历史想象。历史学家说，



这里是地球上唯一的四大文明融汇区；地理学家则认为，凡是地球上具有的地貌新疆都具备……

在新疆这么多年，毫不夸张地说，我走过的路以万里为单位，喝过的酒以吨来计算，看过的美景也只能以“盛宴”来描述了。漫游在书斋与旷野之间，我走遍了天山南北，但重要的兴趣点却落在了喀什噶尔。

我生活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却是我每年必去的地方，有时一年要去好几趟。它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已是一个难舍的宿命般的情结，仿佛在那里，在沙漠与高原间的喀什噶尔绿洲，我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亲缘关系——或许可以一厢情愿地称之为“异乡的故乡”吧。

喧闹的巴扎、迷宫似的老城、学者和汗王们的寝陵、晨光中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经书和香料的气息、建筑内部的无限图案……喀什噶尔是丰盛的、华美的、多义的：它是一个词中的“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创”（“喀什噶尔”在古突厥语中的3种含义）。同时，她是本真的、深邃的、引人入胜的。她的美，是尘土中开放的玫瑰、风中摇曳的沙枣树，是褐色面纱下难于揣度的女性的禁忌与妩媚，是银髯飘飘的老者阅尽人世沧桑后脸上的从容与安详，还有孩子们稚气大眼睛中深深的蓝。

尽管现代性已给喀什噶尔抹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但她骨子里依然珍藏着古老的个性。是她缓慢流淌的时光中安宁和停顿的部分挽留了我们，使我们流连忘返，由衷感叹，并在当代生活迷雾重重、焦灼万分的一路狂奔中找到了镇静和喘息的机会。

我想，在喀什噶尔浓郁风情的外表下一定隐藏着另一座城：一种纷乱现在时中遥远的过去时，一份由信仰、传奇和艺术构成的精神图谱。她是世俗之城，更是精神之城、信仰之城。如果把新疆比作一本书，喀什噶尔则是书中之书：一部圣哲之

书，一部西域天方夜谭——

“书面的美最难企及，
无论呕心沥血的人力，还是自然的鬼斧神工。”
你说，拨亮羊油浸泡的灯捻
转身消失在一本积满灰尘的书里
你留下自己的名字：马赫穆德·喀什噶里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或者别的什么
或者不署名，就像一株葱郁的树
增加或减去一片叶子
都不损害树的灵魂

“书面的美是一座麻扎，在静静消化死这个词。”
守墓人！你与文字间游荡的亡灵对话
深知伟大的书取缔作者
取缔他的简历、生平和转述
……翻到11世纪幽蓝的一页
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
交换内在的信物和光芒
正如小径交叉的桃花石汗花园
慷慨的百花交换各自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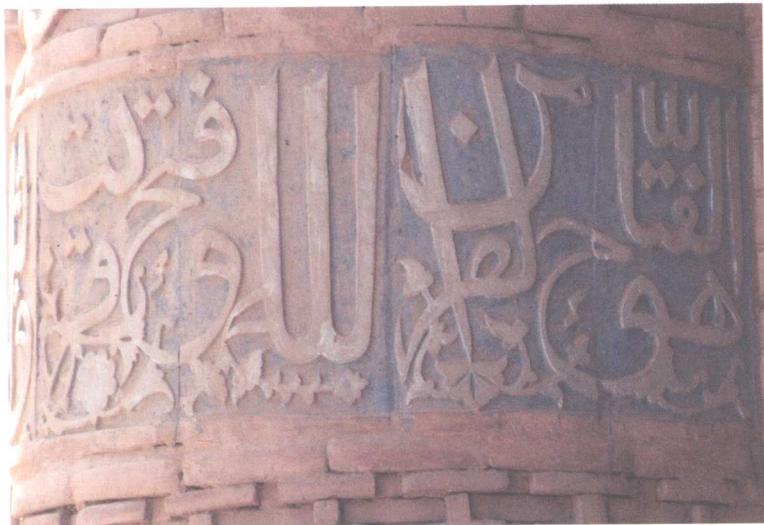
你谈到封存的智慧，书中的天窗
破晓的一千零一夜——
“在喀什噶尔，我热爱的城，
皇家经学院的诵读声
使庭院里的石榴树一夜无眠……”

(《喀什噶尔》，2005)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所有写喀什噶尔或与喀什噶尔有关的书都是在向这座西域城池致敬，无论是失传的《喀什噶尔史》，还是流传至今的《拉失德史》，以及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都是“致敬之书”。而我的这本小书，只能表达自己的一点微薄的敬意。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4个单元，“城池”是核心，此外，我将喀什噶尔绿洲、帕米尔高原以及中外旅行者的亲历和见证都纳入进来，只是为了呈现一个丰富、立体的“喀什噶尔”。事实上，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撇开简单的行政区划，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眼光去看，都属于“大喀什噶尔”的范畴。

16世纪的喀什噶尔人、《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称喀什噶尔是“天堂般的城市和地狱般的沙漠之间的炼狱”。他说，城市居民到那里去，把喀什噶尔看作野地，可是游牧民却把它看作文雅的城市。如果问那些从炼狱中来的人，他们会说这里就是天堂。



砖雕上的清真言

海答儿还写道：“这里是以贫为乐和富而不贪的人的世外桃源。由于过去住过有福的圣哲，所以现在虔敬的人也大受其惠。”时至今日，我们仍在领受这种恩泽，无论世居者还是偶尔的闯入者，都受到喀什噶尔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哺育和教诲。

面对喀什噶尔，我希望我的表达是慎重、妥帖和恰如其分的。多年来，我总在思念她，频返这一魂牵梦绕之地。如今，在纷繁印象和零乱记忆中，我是否触摸到了她的一点脉搏，目睹了她神秘面纱下的真容？

作为一部圣哲之书、一部西域天方夜谭，喀什噶尔是历代智者和无名者写下的集体经卷，在时光幽深处静静吐芳，熠熠生辉。拂去泛黄羊皮封面上的灰尘和落叶，尽管我已读过多遍，但不能说自己已真正领悟她的奥义和真谛。

2008年6月10日

乌鲁木齐

目 录



喀什噶尔：西域天方夜谭（自序） / 1

城 池 / 1

一座城市的气味 / 3

桃花石汗时代 / 13

老城·迷宫 / 23

智者们的麻扎 / 32

手艺的黄昏 / 44

沙枣树下的美人 / 53

叶尔羌或小布哈拉 / 61

阿曼尼莎的琴弦 / 71

两则故事 / 79

绿 洲 / 83

绿洲：家园 / 85

乡村巴扎 / 95

协合力村的田野调查 / 100